

飞越黄山

□应古村

前两天路过田畈时 ,闻到一缕清香 ,仔细一看 ,原来是地边的一株枇杷树 ,开着密集的白色小花 ,有嗡嗡的蜜蜂正爬行在花蕊间忙碌着 ,我不由得驻足观看 ,恍惚间 ,仿佛看到了那只黄山小蜜蜂 。

四十岁那年的初冬 ,由于一件偶然的事 ,我的心倏地一下子飞上了幸福的天堂 ,骤改了一贯的沉闷与枯颓。涨满着无限喜悦的心犹如小鹿蹦跳 ,来不及找伞便跑向下着沙沙细雨的田畈。风是亲的 ,雨是乐的 ,只见白蒙蒙的草地上 ,一群大灰鹅正在空旷的雨中吃着草。鹅鹅鹅 ,快听我说 ,你知道我有多快乐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尽管若无其事的呆头鹅不理睬我 ,但我还是告诉了它们我内心的幸福源泉。生活 ,多么的奇妙啊！须臾之间顿有了 :神明的启示、灵感、眼泪和激情。

然而 ,光华的昙花总是瞬间凋零 ,我刚飞上天堂 ,便被毫无情由地直掣深渊 ,无言以对。整夜整夜的 ,孤苦的心被忧伤紧裹 ,汨汨的眼泪从眼角穿过发丛濡湿了枕巾 ,终至双眼干涩疼痛 。我的泪流干了。一架德生牌收音机常常伴我到天明。白天 ,日子推着一个没有灵魂的身子上下奔波 ,了无生趣 ,连辫子都不想梳 ,索性到理发店剪了头短发 ,若非身份的责任使然 ,我真愿刨光烦恼做个比丘尼。彷徨之际 ,我走南殿拜北寺 ,东求签西问卦 ,心事无以解脱 ,终日郁闷憔悴 ,总抱怨老天为何生就了我

一条平常的命 ,却赋予了我一颗不甘平庸的心。

不过 ,亲情总是温暖的。小妹秋月爱怜地说 ,姐 ,现在生意不忙 ,我带你到黄山嬉吧 ,反正阿宝在那附近办厂 ,吃住都不用开支。我也陪你一起去 ,我们姐妹仨一块去嬉吧。大妹杏双也积极响应。我心中泪涌 :亲人啊 ,我没有带挈你们安好 ,一波又一波的风浪总是让你们一味地替我担忧、操心、牵挂 ,我又怎么还报得了你们的情分呢？虽然没有一丝游玩的心情 ,可看到她们殷殷的目光我不忍说不 。

当巍巍的黄山往我面前那么一矗 ,我就觉得后怕了 ,嘟囔着今生再也不来了 ,哪还有勇气攀登？只能坐缆车了。坐缆车也不行 ,吊至空中 ,连头都不敢往车外看 ,死死盯住车内固定物 ,双手抓紧靠背 ,双脚并拢踏实 ,心有如烺化了一般 ,不停地默念着南无阿弥陀佛 ,直到站点。即使坐了缆车 ,可山峰与山峰之间的爬行也足以令人气喘吁吁、筋疲力尽了 ,加上心情低落 ,黄山的秀峰我都不记得叫什么有几座 ,黄山的迎客松 ,我好像也无动于衷。

随着爬山的队伍 ,我看见山峰的阴坡上还有残雪。怎么 ,黄山已下过雪了？还没到正冬呢 ,难怪花都看不到一朵。突然 , 嗡 的一声从我耳边掠过 ,有蜜蜂？我极目寻找 ,嗡嗡嗡 ,我居然发现了在山窝处 ,一朵羸弱的小雏菊 ,仰着黄黄的小脸 ,一只小蜜蜂

正张着一对薄薄的透明的小翅膀在与它亲昵着 ,仿佛在说 :亲爱的 ,翻山越岭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呆呆地看着它们的缠绵 ,不禁思绪万千 :多么渺小而又伟大的小精灵啊 ,只因一生的心愿 ,爱上花找到花 ,哪怕山高入云多陡峭 ,哪怕风雨荆棘几身遭 ,你都义无反顾永不退缩。面对黄山 ,即使是借助现代交通工具的我也心生恐惧 ,而扇动着两只一戳即破的翅膀的小蜜蜂 ,一心为了追求理想 ,是那么的勇敢无畏、坚定不移、不怕千险万阻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作为比你高大上百倍 ,丰衣足食的我却因为人生的某些变数而身陷泥淖 ,整天怨天恨命 ,丧失意志 ,我与你相比 ,真是汗颜啊。不就是身微言轻吗？不就是初中学历吗？不就是清贫暗淡吗？一只小蜜蜂尚能在崇山峻岭中觅得孤芳一朵 ,难道我就不能破茧而出涅槃重生吗？我要做一个让轻蔑者后悔当初决定的人。

回家后 ,我毅然报读了自己喜欢的学科 ,并用八年时间取得了中专、大专、本科的文凭 ,还兼学了古筝 ,拿到十级证书。最令人兴奋的是 ,自己一直钟情的文字终于发表了。

感谢曾经对我蔑视的人 ,是你们的羞辱转化成了压力 ,让我看到喷泉的美丽 ,感谢伟大的知识 ,是你们引导我走向山峰 ,领略了世间辽阔的风景；感谢飞越黄山的小蜜蜂 ,你将永远激励我向彼岸奋进。

穹庐下

(组诗)
陈星光

穹庐下

漫步乡野
淡淡阳光中飘着细细碎碎的几朵绒花
初以为是杨花
细看 ,是雪花 ,寒风中
触地即化
太阳雪 ,我第一次见到它

我们围拢在一盆炭火旁
聊着家常
像炭火忽闪明灭
寒冷中的温暖
穹庐下 ,我想着中国
勤劳悲欣默默无言的人民

窃川 流水

当我凝望窃川寂静的流水
看见自己亦是时间之河孤独的一朵

樱花开了又落 ,开了又落
一代代的人们谁能活过山川丘壑？

今天我们在窃川漫步
看不见陆贽到此寻访归隐的郑瑞

我给窃川写下的几首诗
像几瓣樱花飘落于永恒流淌的水波

上午在这看花 ,下午翻过几座山 ,
晚上睡在一张床榻
仿佛只是一个倏忽醒来的梦

唯青山不老 ,它只笑笑
经过人间的我 ,像蚂蚁爬过一枚落叶

月光

月光照见了我内部的黑暗。
我羞于说出真实。

月光还将继续照耀
在我们离开之后。

想想自己活了这么多年
仍是一只硕大的蚂蚁。

我悲伤 ,因为我弯曲。
我见月亮有眼泪溢出。

空中有鸟飞过

水哥 ,你母亲明显见老了。
十多年没见 ,依然
马上叫出我的名字 ,充满骄傲：
阿水的小伙伴我都记得！
这个秋日午后 ,
她安然坐在乡居 ,手里忙着
一生放不下的活计。

你父亲拄着手杖。
铁匠的身躯像完成了劳作的炉火 ,
比十年前又小了一圈。
没用了 ,泥土一样朴实的话语
有认命也有不舍

看着你的父母想起我的父母。
父亲在山上长眠已十年。
母亲种很多蔬菜 ,打给我的电话
远多于我打给她的。
每次陪她说话都是安慰。
真快啊 ,你父母八十有几 ,
我母亲七十多 ,
空中有鸟飞过。

一片焦黄的枫叶

楼明统

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唐朝诗人杜牧《山行》的诗句 ,描写了晚秋枫叶之美景如满林盛开的红花。然而入冬之后 ,红叶变黄 ,伴随飒飒的西北风像一群蝴蝶翩翩起舞飘落于地 ,只剩一片枯叶孤零零地挂在枝梢上 ,不久也被风刮下化泥做肥料了。

人生也如枫叶 ,春回大地抽出嫩黄的叶片 ,夏来碧绿树冠浓荫如盖 ,朝气蓬勃 ,入秋落霜后红如火美若怒放的红杜鹃 ,冬至变色金黄到焦黄随风飘落归于尘土。

在枫叶变黄的季节 ,我忆起同年、同窗、老友 ,他们一个个都已作古回归尘土。

1931年 ,我出生在一个贫困农村家庭 ,村庄不大只有70余户。1937年的元宵节一过 ,学校开学了。邻村是个大村富村 ,1913年办有六年制完全小学 ,校舍设在上下两座祠堂。办学经费由村文会常田租谷收入开支 ,本村生免收学杂费 ,外村生每学期上交6公斤大米。

我上小学六年正是国难当头之时 ,常常不能安心坐在教室 ,老师提了块小黑板到树林上课。大地当板凳 ,膝盖当桌子 ,放学后去野外放羊割草。晚上坐在母亲的纺车旁如豆的菜油灯下 ,复习功课。我的同年孔长生只念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当篾匠学徒 ,那年他刚九岁。我和同年施邦比他幸运 ,念到小学毕业。

记得小学毕业班全班30名同窗都是男生。老师逗趣地叫 小和尚班 。30名同学来自15个村庄 ,最远的来自金坑、中山 ,离校15公里 ,住在学校厢房的楼上。小学毕业后 ,30名同学就难得有见面的机会 ,后来得知有一半

升学 ,一半就业。

我的这些同学们 ,有的种田、有的学手艺。施邦学裁缝 ,我去商店当学徒。施邦混得有出息 ,1952年考入宝鸡银行当职员 ,后调回浙江某县任档案局局长 ,每年春节回乡同年相聚谈笑风生。1954年 ,听说我没钱结婚 ,施邦知道后马上给我寄来20元 ,而他的月工资只有29元。同年情谊赛如手足同胞。

1983年 ,50多岁的施邦积劳成疾不幸病逝 ,当他的遗体送回故乡安葬时 ,我悲痛地送他上山头。孔长生比施邦晚7年去世。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少 ,在永别的时刻我也伤心流泪 ,送他上黄泉路 ,祝他一路走好。

昔日小学30名同窗 ,别后有3人



水墨太湖 马晓东 摄